

老舍 散文集

老舍
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老舍 散文集

老舍
著

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舍散文集 / 老舍著. — 长春 :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9.1

(读书会)

ISBN 978-7-5581-6213-8

I. ①老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88249 号

LAO SHE SANWEN JI

老舍散文集

作者: 老舍

出版策划: 孙昶

责任编辑: 赵晓星

装帧设计: 蒋碧君


出版: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www.jlpg.cn)

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, 邮政编码 130021)

发行: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

(http://shop34896900.taobao.com)

电话: 总编办 0431-85656961 营销部 0431-85671728/85671730

制作:  (www.rzbook.com)

印刷: 文畅阁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 16

字数: 220千字

版次: 2019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81-6213-8

定价: 49.00元

营销分类: 文学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(010) 82021443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前 言

老舍（1899—1966），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。父母为他取名“庆春”，大概含有庆贺春来、前景美好之意。上学后，他自己更名为舒舍予，含有“舍弃自我”，亦即“忘我”的意思。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、小说家、戏剧家。他的文字幽默诙谐，“京味儿”十足，是公认的语言大师、幽默大师。

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。一岁半丧父，全家靠母亲替人洗衣做活维持生计。九岁得人资助入读私塾，后因经济困难退学。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先后在北京、天津两地任教员。在此期间，老舍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。1924年赴英讲学，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。1926年，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。后又创作《骆驼祥子》《四世同堂》等作品。1951年12月，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“人民艺术家”的称号。同时期创作话剧《茶馆》，是体现其文学语言艺术的巅峰之作。

老舍的散文成就也非常突出，在中国文坛上别具一格。内容丰

富，题材各异，构思精巧，雅俗共赏。或描写风物人情，或针砭时事，或叙写家庭生活，或谈论文学创作，充分显示了老舍丰厚的文学功底及阅尽千帆的人生经历，他的作品具有通俗性、大众化、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，并深受广大民众喜爱。

老舍的文字内蕴深厚、风格恬淡，幽默风趣、一针见血。幽默让老舍拥有了独特的审美眼光，使其创作充满蓬勃生机。他的幽默不是为了找乐，而是一种人性眼光和悲悯心态。他对世人持平等态度，无论是描写世间百态生活、众生的喜怒哀乐，还是引人深思的命运悲歌，都始终贯穿他一贯的幽默风格，还原一个有声有色、完整丰满的世界，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生活的现实与沉重。

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杰出的风俗画家，他是地道的北京人，对北京市民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和理解，因而他的创作，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，浓郁的“京味儿”。正是这种写实化的独特风韵，使他独步文坛，独领风骚。

这位饱经苦难的人民艺术家，这位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，用他的温暖和善意，回报这个世界的不完美，有如一块不朽的丰碑，深深活在人们的心中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文中个别字词句及标点的用法不合当代白话文的通行规范，这是早期白话文的语言习惯，为尊重原著，编者没有一一更改。

目 录



第一章 往事随风

- 2 我的母亲
- 8 婆婆话
- 14 有了小孩以后
- 19 文艺副产品——孩子们的事情
- 25 家书一封
- 27 勤俭持家
- 29 搬家
- 32 “住”的梦
- 35 新年醉话



第二章 半生缘

- 38 宗月大师
- 43 哭白涤洲
- 47 四位先生
- 53 敬悼许地山先生
- 61 一点点认识
- 63 傅抱石先生的画
- 67 白石夫子千古
- 70 梅兰芳同志千古



第三章 生活，就是这样

- 74 小型的复活——自传之一章
- 79 落花生
- 82 观画记
- 86 多鼠斋杂谈
- 100 英国人

- 105 我的几个房东
111 英国人与猫狗——万物之灵的朋友
117 东方学院



第四章 曾来过

- 124 大明湖之春
128 趵突泉的欣赏
131 春来忆广州
134 可爱的成都
138 北京的春节
143 五月的青岛
146 番表——在火车上
151 还想着它
160 滇行短记
178 一些印象（节选）



第五章 却是八方风雨

- 188 五四之夜
- 193 八方风雨
- 229 这一年的笔
- 232 旧诗与贫血
- 236 自述
- 243 生日
- 246 昼寝的风潮

●
第一章
往事随风
○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我的母亲

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，土城儿外边，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。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，都姓马。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，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，也有当兵的，作木匠的，作泥水匠的，和当巡察的。他们虽然是农家，却养不起牛马，人手不够的时候，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。

对于姥姥家，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。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，我就知道了，因为他们早已去世。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，就更不晓得了；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，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；“家谱”这字眼，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。

母亲生在农家，所以勤俭诚实，身体也好。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，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，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。

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，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，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。我有三个哥哥，四个姐姐，但能长大成

人的，只有大姐，二姐，三姐，三哥与我。我是“老”儿子。生我的时候，母亲已有四十一岁，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。

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，在我生下之前，我的家里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。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，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，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，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。

可是，我，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：我生下来，母亲晕过去半夜，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——感谢大姐，把我揣在怀中，致未冻死。

一岁半，我把父亲“克”死了。

兄不到十岁，三姐十二三岁，我才一岁半，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。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，她吸鸦片，她喜摸纸牌，她的脾气极坏。为我们的衣食，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，缝补或裁缝衣裳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。白天，她洗衣服，洗一两大绿瓦盆。她作事永远丝毫不敷衍，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，她也给洗得雪白。晚间，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，还要缝补衣服，一直到半夜。她终年没有休息，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。桌椅都是旧的，柜门铜活久已残缺不全，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，残破的铜活发着光。院中，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，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，年年夏天开许多花。

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。有时候，他去读书；有时候，他去学徒；有时候，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。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，不到两天，又含着泪接他回来。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，而只觉得

与他很生疏。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。因此，他们作事，我老在后面跟着。他们浇花，我也张罗着取水；他们扫地，我就撮土……从这里，我学得了爱花，爱清洁，守秩序。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。

有客人来，无论手中怎么窘，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。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，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，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，又给她一些喜悦。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，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，亲自去贺吊——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。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，还未全改，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，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。

姑母常闹脾气。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。她是我家中的阎王。直到我入了中学，她才死去，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。“没受过婆婆的气，还不受大姑子的吗？命当如此！”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，才这样说。是的，命当如此。母亲活到老，穷到老，辛苦到老，全是命当如此。她最会吃亏。给亲友邻居帮忙，她总跑在前面；她会给婴儿洗三——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“请姥姥”钱——她会刮痧，她会给孩子们剃头，她会给少妇们绞脸……凡是她能作的，都有求必应。但是吵嘴打架，永远没有她。她宁吃亏，不逗气。当姑母死去的时候，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，一直哭到坟地。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，声称有继承权，母亲便一声不响，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，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。

可是，母亲并不软弱。母亲死在庚子闹“拳”的那一年。联军入

城，挨家搜索财物鸡鸭，我们被搜过两次。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，等着“鬼子”进门，街门是开着的。“鬼子”进门，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，而后入室搜索。他们走后，母亲把破衣箱搬起，才发现了我。假若箱子不空，我早就被压死了。竿上跑了，丈夫死了，鬼子来了，满城是血光火焰，可是母亲不怕，她要在刺刀下，饥荒中，保护着儿女。北平有多少变乱啊，有时候兵变了，街市整条的烧起，火团落在我们的院中。有时候内战了，城门紧闭，铺店关门，昼夜响着枪炮。这惊恐，这紧张，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，儿女安全的顾虑，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？可是，在这种时候，母亲的心横起来，她不愧不哭，要从未办法中想出办法来。她的泪会往心中落！这点软而硬的个性，也传给了我。我对一切人与事，都取和平的态度，把吃亏看作当然的。但是，在作人上，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，什么事都可以将就，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。我怕见生人，怕办杂事，怕出头露面；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，我便不敢不去，正像我的母亲。从私塾到小学，到中学，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，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，也有毫无影响的，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，把性格传给我的，是我的母亲。母亲并不识字，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。

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，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，好帮助母亲。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，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。可是，我也愿意升学。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——制服，饭食，书籍，宿处，都由学校供给。只有这样，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。入学，要交十元的

保证金。这是一笔巨款！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，把这巨款筹到，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。她不辞劳苦，只要儿子有出息。当我由师范毕业，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，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。我只说了句：“以后，您可以歇一歇了！”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。我入学之后，三姐结了婚。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，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，她应当偏爱三姐，因为自父亲死后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。三姐是母亲的右手。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，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。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，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，脸上没有血色——那是阴历四月，天气很暖。大家都怕她晕过去。可是，她挣扎着，咬着嘴唇，手扶着门框，看花轿徐徐的走去。不久，姑母死了。三姐已出嫁，哥哥不在家，我又住学校，家中只剩母亲自己。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，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。新年到了，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，不许过旧年。除夕，我请了两小时的假。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。母亲笑了。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，她愣住了。半天，她才叹出一口气来。到我该走的时候，她递给我一些花生，“去吧，小子！”街上是那么热闹，我却什么也没看见，泪遮迷了我的眼。今天，泪又遮住了我的眼，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。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，她已入了土！

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，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。我二十三岁，母亲要我结了婚，我不要。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，老母含泪点了头。我爱母亲，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。时代使我成为逆子。

二十七岁，我上了英国。为了自己，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。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，我还远在异域。那天，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，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，很早的便睡下。她想念她的幼子，而不便说出来。

七七抗战后，我由济南逃出来。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。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。母亲怎样想念我，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可是我不能回去。每逢接到家信，我总不敢马上拆看，我怕，怕，怕，怕有那不祥的消息。人，即使活到八九十岁，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失去了根。有母亲的人，心里是安定的。我怕，怕，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，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。

去年一年，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。我疑虑，害怕。我想象得到，若不是不幸，家中念我流亡孤苦，或不忍相告。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，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，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。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，使我不再疑虑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，我接到家信。我不敢拆读。就寝前，我拆开信，母亲已去世一年了！

生命是母亲给我的。我之能长大成人，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。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，是母亲感化的。我的性格，习惯，是母亲传给她的。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，临死还吃的是粗粮。唉！还说什么呢？心痛！心痛！

载一九四三年四月《半月文萃》第一卷第九、十期合刊

婆婆话

一位朋友从远道而来看我，已七八年没见面，谈起来所以非常高兴。一来二去，我问他有了几个小孩？他连连摇头，答以尚未有妻。他已三十五六，还作光棍儿，倒也有些意思；引起我的话来，大致如下：

我结婚也不算早，作新郎时已三十四岁了。为什么不肯早些办这桩事呢？最大的原因是自己挣钱不多，而负担很大，所以不愿再套上一份麻烦，作双重的马牛。人生本来是非马即牛，不管是贵是贱，谁也逃不出衣食住行，与那油盐酱醋。不过，牛马之中也有些性子刚硬的，挨了一鞭，也敢回敬一个别扭。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：我不能在以劳力换金钱之外，还赔上狗事巴结人，由马牛调作走狗。这么一来，随时有卷起铺盖滚蛋的可能，也就得有些准备，积极的是储蓄俩钱，以备长期抵抗；消极的是即使挨饿，独身一个总不致灾情扩大。所以我不肯结婚。卖国贼很可以是慈父良夫，错处是只尽了家庭中的责任，而忘了社会国家。我的不婚，越想越有理。

及至过了三十而立，虽有桌椅板凳亦不敢坐，时觉四顾茫然。第